

“世界第二”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明慧网】中共两会最后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布的一项数据震惊了许多中国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竟然还有这么多贫困人口，很多人感觉难以接受，狂热的民族自豪感从虚空中跌落下来。当人们习惯于高喊“厉害了，我的国”时，似乎忘记了视频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城市低端人口、山村里破败的村屋、一贫如洗的家庭、用砖头搭起的课桌……

1、被淡化的贫困

有网友表示：“我没想到在中国赤贫人口数量这么庞大！43%的人在生存线上挣扎……漂亮的机场、高铁站、五星级酒店、美食美景蒙蔽了我的双眼……”、“令人震惊，要不是总理亲自来，还以为反华宣传呢”。

人们之所以震惊，因为在中共“伟光正”的宣传（欺骗）下，贫困被淡化，被遗忘。

中共在2015年声称2020年脱贫，如今到了2020年，却爆出许多地方官员担心因无法达到要求而

遭到问责，纷纷演戏造假，被人斥为“数字脱贫”。

2020年5月27日，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委员在微博发帖称，他去调研广州扶贫项目，问村民：扶贫项目有没有帮到你们村民？村民的回答却是：帮到村委。也就是说，村委的干部们得到了扶贫款的项目，而村民没有。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5》指出，“顶端1%的家庭占有了社会财富的约三分之一，而底层25%的家庭却只拥有1%左右”。贫富差距极大，巨额财富被“先富裕起来”的特权阶层和腐败官员掌握。



2、世界上最贵的政府

中共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中国人对它的供养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以中国辽宁的铁岭市为例，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但“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包括：市委书记正副书记，常委、正副市长、人大主任正副主任、政协正副主席……。

不要以为这些书记、主任、常委只是一个尊荣的牌位，不必花钱养。正相反，这些“领导”、“公仆”们是老百姓的沉重经济负担：专车、秘书、豪宅、“工作”宴请、“交流视察”、出国“学习”、“意思意思”，等等等等！

每一项都是老百姓在支付！所以明白人知道，不是共产党养活了我们，是中国人的勤劳付出，养活了这个西来幽灵共产党。

3、不敢公开的巨额维稳费

2019年官方公布的公共安全支出，仅为军费预算1.19万亿元的15%左右。但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同样是官方发行的俗称“图解‘国家账本’”的数据，公共安全支出占今年235,244亿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5.9%，即1.39万亿元，比公开的军费还多，而实际的维稳费是不敢公开的。中共用来救济穷困家庭的资金只约占其维稳费用的15%左右。

中国百姓创造的财富，巨额的维稳费花到哪去了？花到监控和打

压百姓上去了，维的是中共的稳，打压的是受冤屈的百姓。

实际上，中共维稳费的激增，是从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的。这次中共运动的对象是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而法轮功学员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迫害初期，基层司法人员逐渐了解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各行业的好人，这使得中共的迫害难以为继。为维持迫害局面，用金钱引诱，江泽民大肆挥霍，当年曾动用了1/4的财政收入打压法轮功。用中共官员的话说，对于法轮功的镇压早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费用。

近百年来，中共对于百姓生命的漠视，对于维护强权的嗜血，从来没有任何改变。

大陆留学生：原来被洗脑的是我呀

【明慧网】2020年6月3日，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玛琳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同时提醒人们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迎合中共，忽略了根本道德。

伴随着祥和的音乐，身穿“法轮大法好”字样黄色上衣的学员展示着功法，吸引着人们的眼光。当人们了解到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时，都很认同。

半年前刚从大陆来德国留学的王小姐路过玛琳广场时，感到很惊讶，她对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不是×教吗？怎么在这里也有？”

学员告诉她，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传统功法，能使修炼者身体健康、道德升华，中共出于其“假恶暴”本质，惧怕亿万民众信仰“真善忍”，因而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通过洗脑和自我标榜来确立自己正确性，个人崇拜、入党宣誓，政治学习、组织严密、敛财等等）。

聊了很长时间之后，王小姐听明白了，并在学员的帮助下上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了共青团。她很高兴地接过学员送的带有“世界需要真、善、忍”字样的小莲花，称赞说“真漂亮”。



▲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玛琳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

王小姐说，如果自己没看到法轮功的活动，还在相信中共的谎言。她刚来德国时，听到有关六四、香港反送中和中共迫害人权等消息，一概不相信，认为德国人被洗脑了，“通过一段时间了解，我才知道，不是德国人被洗脑了，原来被（中共）洗脑的是我呀。”◇

新西兰基督城民众：疫情困境中想起了那片祥和

【明慧网】2020年5月底，南半球的新西兰已进入冬季。在政府二级禁令放宽后，人们漫步到战争纪念桥边时，发现了久违的场景：挂在树上“法轮大法好”的旗子、地上的展板及展台上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又回到战争纪念桥边集体炼功。炼功音乐轻柔舒缓，散发着一种慈悲的力量，吸引着众人驻足观看，更有人加入其中，体验法轮大法的玄妙美好。

路人尼科（Nico）兄弟俩征求学员同意，进入场地学习炼功。这时，一旁缓慢行驶的观光电车里，一位乘客举起双手，模仿着学员“头顶抱轮”的动作，还有的人对着学员竖起拇指称赞。

一位当地原住民途径炼功点，他马上下车向法轮功学员咨询法轮功的功理功法。他向学员介绍说，他对修炼打坐很感兴趣，曾经跟随一个气功师修炼很长时间了，未曾想到的是他的师父突然去世了，他有些困惑不解。

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在练习动作的同时，还要提升自身的道德，重视道德的提高，身体状况会自然地得到改善。并请他上网详细了解法轮大法的信息资料。

文斯（Vince）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刚刚修炼法轮功两个星期，谈起得法经历，他的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约半年前，他曾

经在这个炼功点得到了一份法轮大法简介，匆匆看了一眼就放下了，似乎没有什么想法。今年3月份因疫情之故，新西兰实行了禁足令，不断地有人染疫甚至病故身亡，这让文斯心情非常郁闷沮丧，不知今后的生活工作会怎样。

一天，他忽然想起了法轮功，那个祥和安静的炼功场面让他很是向往。两周前他偶尔经过维多利亚湖边，看到有法轮功学员在炼功。他非常激动，马上走过去学习炼功动作，之后学员借给他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法轮功》和《转法轮》。

在阅读《法轮功》和《转法轮》时，文斯感受到了很强的能量。他说自己现在头脑清晰心情开朗，之前的烦闷忧虑一扫而光。文斯还介绍说，他曾经结交过一些不太好的朋友，让他的家人非常担心。文斯表示以后会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对待别人。现在在他的家人知道他已经走入了法轮功学员的修炼群体，感到非常开心。

►尼科兄弟俩正在学炼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



◀文斯在学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

苏州七旬法轮功学员蒋素珍遭三年冤狱迫害

【明慧网】苏州市七旬老太太蒋素珍遭受三年冤狱折磨，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狱，生活来源被 610（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和国保警察取消，目前只能靠房子拆迁的十万元养老。

绑架、灌食折磨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半，蒋素珍正在苏州人民路1969号的家中，苏州平江派出所突然来了三个人，其中两个便衣，一个穿警服的人敲门，老太太开门后，三个人一窝蜂地冲了进来，直接就把老太太野蛮地拖出了门，他们把电源拔掉。一个邻居男士听到动静出来，老太太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她只是炼法轮功啊，你们为什么要对她这般野蛮？

警察们一直把蒋素珍从四楼拖到停在马路边的一辆警车边上，然后再将老太甩来甩去，然后再拖到面包车中，在车中老人血压升高，嘴唇发紫，脸色变黑，然后他们就把车开到平江派出所院子里，他们不让蒋素珍下车直接就坐在车中，在车中呆了约一小时，平江派出所几个警察、辅警就在车中用电话联系调来了蒋素珍的所谓材料，这些人将材料弄齐后说走吧，直接把老太送到苏州黄埭看守所。

在苏州黄埭第四看守所的100天中，从十一月二十二日蒋素珍就开始不想吃饭，即使吃也吃不进，也不感觉饿，就这样看守所以为她在绝食，就强行给老太灌食，一周灌两次，每次都铐着手铐脚镣。他们还强行给蒋老太太打不明药物的点滴。

被枉判三年入狱

二零一七年一月九号下午，当时69岁的蒋素珍在姑苏区法院遭非法庭审。蒋素珍老人被关押在苏州黄埭第四看守所被迫害的身体虚弱，法院心虚备了一辆白色救护车停在姑苏区法院大院内以防不测。

苏州姑苏区法院的院内、院外围墙边到处都是610国保的便衣，手持相机、摄像机还有胸前挂着所谓的执法记录仪，偷偷地装模作样地对法轮功学员一个一个地进行拍照和录像，有的用手机伪装挂在耳朵上在打电话，实质是在用手机在对法轮功学员录像，同时有两个国保和610人员手持相机对停在法院外路边的所有车辆一辆一辆地拍照。

当天庭审结束后，已经是晚上六点钟，天已经是黑透了，蒋素珍被警察带上车送到苏州黄埭第四看守所。

在苏州黄埭第四看守所，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直关押到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正好是100天。在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早六点钟，来了几个穿警服的带着蒋素珍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直接把她送到南通女子监狱。

在监狱遭受的迫害

就这样蒋素珍老太太在监狱中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下午两点半至五点，晚上九点至零点三十分，由三监区监狱长陈翠萍（女）负责给蒋洗脑，污蔑大法师父，命令蒋素珍和她一起骂师父，还有帮凶教导员朱某也一起迫害蒋素珍。要求老太太每天五点起床，每天晚上强制洗脑到下半夜零点三十分。

除了洗脑的时间，每天还要去车间干活，老太太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疼痛难耐，经常夜不能眠，同监区的三个看管她的犯人也必须陪着蒋不能休息，监狱用此种手段达到株连的目的，让三个犯人仇恨蒋老太太。

二零一七年五月的一天，有一个犯人告诉蒋素珍，一个造假香肠的人名叫王亚玲（女）突然走到蒋老太3监区407监舍，在她的床边站了很久，看着已经熟睡的蒋素珍，准备动手掐死她，一个监舍共有18个床上下铺，因蒋素珍睡在头靠墙角的位置，动手很困难，又

因被在场的其他犯人给制止了。

二零一七年六、七月的时候，同监舍犯人刘海燕（女），40多岁，突然掐住蒋素珍嘴唇转动，然后又反复地掐她的脸，一直持续很长时间。八月十八日早上，刘海燕跑到蒋素珍的床上对她全身上下狠劲到处乱掐，掐了不知多少时间，致使蒋素珍老人晕过去了，然后把她的脚踢得肿起来了，一直到出监狱还是肿着。犯人医生陈玉林强行对蒋素珍灌药，用铁勺子撬她的嘴然后灌进去，犯人宋斌女是一个70岁的老太太，她也配合狱医在一边掐蒋素珍大腿。

蒋素珍老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点出狱。当天由司法局李刚（男）、一个女士、观前派出所一人，共三人开了一辆白色面包车从南通女子监狱把蒋素珍拉到苏州观前派出所，到了观前派出所已是十一点钟，观前派出所对蒋素珍强行拍照、对蒋素珍说：你原来的身份证作废了，要重新拍照换新的身份证35元，拍完照后，观前派出一个警察和社区一个女士拉着蒋老太到苏州观前一手机店办理一张手机卡15950049917，老人当时的住房——白塔西路82号3幢202室的住房已拆迁，回来后没有地方住，当时有弟弟陪着她，只能临时和弟弟花钱在苏州暂时住在宾馆，费用100元一夜一人，一共和弟弟两个人住了五天，老太太感到费用太高，就在苏州自己租了一间小房子1600元/月，待到拆迁房到位。

这次回来蒋素珍的生活来源被610和国保取消，蒋素珍目前没有医保没有生活来源，只能靠拆迁的十万元养老。◇

退党保平安



截至2020年6月中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57亿。

中共名嘴曲啸的无言悲局

【明慧网】武汉疫情爆发至今，中共为了推卸其掩盖疫情的国际责任，全网发动五毛为自己洗白，嫁祸西方，不惜将“五毛”调资为“七毛”、“八毛”。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949年以后，中共曾重彩推出三大演说家，营口教育学院副院长曲啸排名第一，被称为中共话本里的道德祖师爷。影响了一代人的电影《牧马人》原型就是曲啸。1951年，曲啸19岁，父亲大年初一被一辆苏军卡车轧死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曲啸因反苏等罪被打成右派。说他反苏是推测他因父亲被苏军卡车轧死，内心定仇恨苏联。1958年，曲啸被劳动教养，文革中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行坐监，1979年宣布释放。

曲啸深受中共迫害，但在中共又打又拉的阴阳政策欺骗下，他在全国做了2500场报告，为党洗白，歌功颂德，欺骗了无数青年人。80年代后期，中共派曲啸去美国给留美华人、学生演讲洗脑。为了统战台湾，台湾在美的亲共历史学者汪荣祖教授被邀请参加了这次报告会。

曲啸演讲时，声情并茂，悲苦与曲折的人生经历。22年的铁窗牢狱生活，生不如死。说到伤心处泪如雨下，凄惨处鸟雀悲鸣。忽而，曲啸话锋一转，喊出“母亲有错误，但能不爱她吗？”“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在信息封闭的大陆，这种演讲无疑是成功的。但，这次在美演讲，却是中共曲啸团队的滑铁卢。

曲啸演讲后，汪荣祖脸色通红，突然发言：“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导，但报导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汪教授不顾别人的制止，接着说：“什么党是亲娘？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汪教授震怒非常。在场的曲啸脸色苍白如纸，表情痛苦不堪。

周恩来前秘书、国务院办公厅人员刘中海和曲啸商量：“汪教授对大陆的不了解产生的误会突如其来的真实报告给打醒了。巡回演讲不能继续下去了。”

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参加活动，不久大脑得病，失去了说话能力。2003年离世。

将中共当作母亲，无异于认贼作父。为中共站台，不是爱国是祸国，迟早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早醒早好，否则悔之晚矣！◇



《新编武大之死》

【明慧网】有一则借用“武松为兄洗冤”的新编故事，正在网络流传：

武大郎死了，潘金莲哭天抢地，邻居们赞叹这样的孝行！武松回来之后，听说是病死，质问哥哥的具体死因，潘氏答不上来。武松一再追问，潘氏抛出一句，隔壁的媳妇都死了两个老公了，武大为什么就不能死？邻居们一听，觉得说的有道理，看到潘氏可怜，于是都帮腔：是啊，她才死一个老公，比邻居媳妇好多了。

王婆也站了出来，丈夫去世让潘氏变得成熟了，不算是坏事；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好，不如凑点礼数，今晚办酒席庆贺……

邻居们纷纷掏钱，而西门庆也趁势拎一支毛笔写下一句话：普天同庆，一醉方休。武松无可奈何，独自离开。

在原来的《水浒传》中，武松从佘作手中，获得兄长被服毒的遗骨，查明真相，为兄洗冤。

然而这则引人深思的《新编武大之死》中，多了个角色——“邻

居们”。正是在邻居们的一片附和声中，所谓“众口铄金”，真相被围观者淹没，丧事办成了喜事。

武汉肺炎又何尝不是，当有人追问疫情隐瞒一个多月的责任时，中共避而不谈，铺天盖地的消息都是其他国家死了多少人，武汉才死了几千人，追责成了“别有用心”、“被境外势力利用”、没有“顾全大局”……“邻居们”的声音，此起彼伏。人们可能没想到，早晚有一天，你也可能成为武大。

利用控制的物资、利益等生活中的一切，而逼迫、诱导人们放弃对于是非的判断，助纣为虐、魔性大发，中共早已运用得驾轻就熟。